

能面 杀人事件

のうめん

さつじんじけん

高木彬光

たかぎのりみつ

高木彬光
作品集
#1

akagi
mitsu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高木彬光作品集②

能面杀人事件

(日) 高木彬光 著
赵建勋 译

NOUMEN SATSUJIN JIKEN

by TAKAGI Akimitsu

Copyright © 1951/2006 TAKAGI Akiko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based on the paperback edition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6 by Kobunsha Co., Ltd.

arranged with TAKAGI Akik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能面杀人事件 / (日) 高木彬光著; 赵建勋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 - 7 - 5133 - 0709 - 3

I. ①能… II. ①高…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0941 号



能面杀人事件

(日) 高木彬光 著; 赵建勋 译

策划编辑: 褚盟

责任编辑: 邹璠

责任印制: 韦舰

装帧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北京合众协力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张: 7.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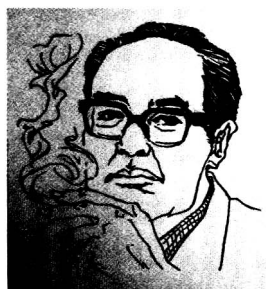
字数: 114千字

版次: 2013年7月第一版 2013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133 - 0709 - 3

定价: 28.00元

高木彬光



高木彬光 Takagi Akimitsu (1920—1995)

日本推理小说大师,和横沟正史被并称为“本格推理的巅峰”。

高木彬光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生于青森县青森市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幼时母亲去世。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工学部冶金科,后进入中岛飞机公司工作,日本战败后因公司倒闭而失业。

一九四八年,高木彬光发表了推理处女作《刺青杀人事件》,得到江户川乱步赏识,开始了作为职业作家的创作之路。一九五〇年创作的《能面杀人事件》获得了第三届侦探作家俱乐部奖,一举奠定了其本格推理大师的地位。其后陆续创作了《诅咒之家》、《人偶为何被杀》、《成吉思汗的秘密》、《邪马台国的秘密》等本格推理小说。这些作品至今依然雄踞日本各大本格推理小说榜单前列。高木彬光着力塑造的主人公神津恭介,也成为和横沟正史笔下的金田一耕助齐名的“日本本格推理两大名侦探”之一。高木彬光后期创作风格有所转变,在注重本格特色的同时,融入了更多社会派推理元素,并大量运用法庭推理,使作品更具深刻内涵。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有《白昼的死角》、《破戒裁判》等。

高木彬光的作品严谨厚重,其布设情节和诡计的功力独到而精湛。他是继横沟正史之后日本最重要的本格推理作家,其作品是经得起时间验证的不朽经典。对于日本本格推理以及整个战后推理文学来讲,高木彬光是绝对不能被忽略的一代宗师。

一九九五年九月九日,高木彬光因病逝世,享年七十四岁。

高木彬光作品集年表

1948 《刺青杀人事件》

1950 《能面杀人事件》

1954 《诅咒之家》

1955 《人偶为何被杀》

1960 《白昼的死角》

1961 《破戒裁判》

目 录

1	出版前言
5	第一章 引 子
10	第二章 月夜之女鬼（石狩弘之检察官的信）
26	第三章 第一个惨剧（柳光一的手记）
42	第四章 千鹤井家的人们（柳光一的手记）
58	第五章 抒情诗《贝笛》（柳光一的手记）
76	第六章 第二个惨剧（柳光一的手记）
90	第七章 隐藏的罪行（柳光一的手记）
106	第八章 第三个惨剧（柳光一的手记）
123	第九章 格林家的艾达（柳光一的手记）
139	第十章 《威尼斯商人》（柳光一的手记）
155	第十一章 密室的女鬼（柳光一的手记）
171	第十二章 最后的惨剧（柳光一的手记）
188	第十三章 千鹤井家的崩溃（石狩弘之的手记）
205	第十四章 石狩弘之的密信
208	“河童丛书”出版后记
212	什么是侦探小说

出版前言

一九二三年，江戸川乱步发表了短篇小说《两分铜币》。这篇作品是日本推理文学的发轫之作，而这一年也因此被称为日本推理文学元年。

但必须承认，江戸川乱步确立的所谓“日本推理”，在这个时期还只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人们依稀觉得日本已经拥有了完全不同于西方世界的推理文学，但这种类型文学到底是什么样子，还没有人可以给出答案，包括江戸川乱步本人。于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时期，日本的推理文学被注入了大量变格元素——悬疑、犯罪、心理、恐怖、猎奇、耽美、幻想……只要可以体现创作者思想的东西，都被使用在了推理小说之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一九四五年，著名作家横沟正史创作了长篇小说《本阵杀人事件》。这是一部非常正统的本格推理作品，明确地指明了日本推理小

说的发展方向。此后，大量创作者致力于本格推理小说的创作，使本格推理对变格推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了一九五七年的“清张革命”。在这个属于本格推理小说的时代里，除了开创者横沟正史，最具代表性、水准最高的作家，毫无疑问是一代宗师高木彬光。

高木彬光一九二〇年出生于青森市，本名高木诚一。他是一名理工科毕业生，在战争期间参与了飞机的研发与制造。日本战败以后，高木彬光所在的制造公司倒闭，贫困的他一时间失去了方向，经常在街头徘徊。某日，一位素不相识的街头命理师为他看相，说他的骨相和已故的小说家中里介山非常相似，并由此断言他会成为知名作家。

高木彬光受到鼓励，于一九四八年动笔创作了推理处女作、长篇小说《刺青杀人事件》。他将小说寄给了江户川乱步，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并被乱步推荐给了《宝石》杂志，最终得以出版。此后，高木彬光陆续创作了《能面杀人事件》、《诅咒之家》、《人偶为何被杀》等经典作品，一举奠定了其宗师级的地位。

高木彬光的本格推理小说细腻精巧，在布设情节和设置诡计方面的功力非常深厚。相比横沟正史，高木彬光的作品更加丰富厚重，拥有更多的误导和逆转情节，更加鲜明地体现了推理小说最本质的特色。很多读者和评论家认为高木彬光是唯一可以和横沟正史比肩的本格推理大师，甚至有不少人认为高木彬光的作品要胜于横沟正史。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推理小说创作的大环境发生了变化，社会派推理小说逐渐取代本格推理，占据了主流地位。作为本格推理的旗帜性人物，高木彬光没有被时代淘汰。他调整了创作方向，

在保持了本格特色的同时，在作品中融入了大量社会派元素，更加注重对人性的剖析和对社会的反思。在这个时期，高木彬光创作了大量以法庭为背景的推理小说，这也是其风格转变的重要标志，其中的代表作有《破戒裁判》、《白昼的死角》等。

高木彬光的部分作品曾被翻译为中文出版，但受到时代等因素的制约，缺乏系统性和专业性，已经不能适应当今读者的阅读需求。作为中国最大、最专业的推理小说出版平台，“午夜文库”有义务将这位大师的作品介绍给更多读者。在众多中国和日本推理界前辈和朋友的帮助下，新星出版社得到了高木彬光先生之女、版权继承人高木晶子女士的同意，编辑出版了“高木彬光作品集”。这部作品集第一阶段拟出版高木彬光先生六部最经典、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品，希望读者可以通过这套作品集，领略一代宗师高木彬光那永不退色的风采。

“高木彬光作品集”出版计划为：

1. 《刺青杀人事件》，一九四八年，神津恭介系列
2. 《能面杀人事件》，一九五〇年，第三届侦探作家俱乐部奖获奖作品
3. 《诅咒之家》，一九五四年，神津恭介系列
4. 《人偶为何被杀》，一九五五年，神津恭介系列
5. 《白昼的死角》，一九六〇年
6. 《破戒裁判》，一九六一年

新星出版社“午夜文库”编辑部

第一章 引子

昭和二十一年^①，也就是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我在神奈川县三浦半岛的某个海水浴场，非常偶然地遇到了高中时代的同学柳光一。

柳光一毕业于某大学理学院化学专业，战争年代从军，曾转战于缅甸等地，最近刚复员回来。我因身体羸弱，应征入伍不久即离开军营回到家乡，在一家军需工厂当技师。战争结束后，我辞掉工作，一直住在三浦半岛海岸的“海滨饭店”里。

当时的我还没有写侦探小说的想法，不过我从儿童时代起就喜欢读侦探小说，读得入迷的时候，一天连顿饭都不吃。住在海滨饭店的时候也是侦探小说不离手，不管走到哪儿书包里都装着侦探小说。

柳光一当然知道我对侦探小说有研究。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已经不满足于只是阅读别人写的侦探小说了，亲自模仿侦探参与侦

^① 即一九四六年。

破案件的事情也有过好几次呢。

“高木君，”柳光一对我说，“索性别搞那种叫你讨厌的技术工作了，开一家私人侦探事务所，要么就自己动笔写侦探小说，如何？”

那时候，我并没有认为他的话纯属笑谈。

“好啊。当私人侦探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就怕没人光顾。写侦探小说也行，只是我没有写小说的经验。而且我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要创造一种新形式。都这个年代了，如果还用那些常见的形式写，很没意思。”

“你所谓的新形式是……”

“侦探小说一直到现在都是由一个傻乎乎的华生医生，叙述他的朋友名侦探福尔摩斯的英雄故事，真无聊。可是要写那种侦探就是罪犯的东西呢，肯定让读者讨厌——怎么还写这种小说呀？还有就是写小说的华生医生最后说‘我就是凶手’的手法，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她的名作《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里也用过了……”

“那你到底想写什么样的侦探小说呢？”

“我想写一种侦探一边亲自破案，一边把破案过程记录下来的侦探自叙式的小说，而不是某个有名的警部^①或刑警的捕物帐^②。我的侦探小说应该是一种本格派的东西，而不是单纯地抄写某年某月某日跟谁一起干了些什么的调查记录。我要的形式是，精细地描写在这样的证据和条件之下，我是怎么考虑的，我是怎么推理的，我是怎么行动的……”

“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难以把握的形式。为什么这么说呢？第

① 日本的警察从官职上由低到高分别为：巡查、巡查长、巡查部长、警部补、警部、警视、警视正、警视长、警视监、警视总监。

② 捕物帐指的是在日本成型并发达的侦探小说形式。

一，凶手要有极其严密而精巧的犯罪计划，简单的计划或偶发的犯罪都没意思；第二，所有的条件都要非常齐全，而且要非常凑巧，收集材料的行动能力，分析判断的推理能力，最后将其叙述出来的表达能力，都要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虽然很难，但我想至少应该写一部这样的侦探小说。我特别想专心致志地侦破一个复杂难解的案件，然后把自己侦破这个案件的轨迹记录下来，连缀成一部小说。在我的小说里，读者跟作者掌握的材料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把作者掌握的材料全部提供给读者，让读者追着作为侦探的作者的思考与行动轨迹走，可以随时批评作者，甚至可以纠正作者的错误。但是，恐怕不会有人给我这样的机会……”

“以后要是碰到这样的委托人，我一定介绍给你。”柳光一爽快地说。

当时我还以为他只不过是随便说说，没想到时过不久他就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向我转交了一个名叫千鹤井泰次郎的人的委托书，而就在那时，千鹤井泰次郎亲自打来电话，说什么“女鬼的真相弄清楚了”。这句叫人感到莫名其妙的话，使我们战栗不已。我们匆匆赶到千鹤井家，却为时已晚。

委托人千鹤井泰次郎死在了他自己房间里的安乐椅上，而且那个房间是一个纯粹的密室，尸体上也没有发现任何外伤。如果不是在尸体旁边的地板上有一个据说是栖宿着二百年的诅咒与仇恨、叫人感到毛骨悚然、冷眼怒视着半空的女鬼能面，以及那天夜里千鹤井家有人给殡仪馆打电话订购了三口棺材的话，我们也许会当场断定千鹤井泰次郎死于心脏麻痹。

千鹤井家的悲剧一经拉开大幕，便以令人恐怖的势头无可阻挡

地发展下去。结局惨不忍睹，三口棺材都不够用了。名门千鹤井家迎来了最后的时刻。

先后被谋杀的三个人的尸体周围都散发着茉莉花的香味，先后出现在三具尸体旁边的是一个女鬼能面，一片红叶，一套鱼鳞形图案的能乐戏装，都是一些暗示恶鬼出现的小道具。

于是，女鬼的魔力通过能乐中剧名下面加注的特别演出的形式，使绝对不变的物理法则都变得无能为力了。

碰到这样一个事件，我当然要满腔热情地投入。为了实现我的夙愿，我全力以赴。结果如何呢，您能想象得到吗？我居然中途退出了。我倒是没有落到连罪犯是谁都弄不清楚的地步，不过，这个案件的最终解决，我只能让给别人了。

后来，我一直想使自己忘掉这件事。尽管如此，当我收到并阅读了参与侦破这一案件的石狩弘之检察官寄来的厚厚的侦破记录和一封密封的信以后，强烈的冲击令我瞬间感觉天旋地转。

这份侦破记录，使千鹤井家的悲剧真相大白。那个女鬼能面的作用，恐怖的杀人方法，都说明得一清二楚，而且这正是我朦朦胧胧地追求的那种新形式，即把破案过程记录下来的侦探自叙式的侦探小说。

这部侦探小说的绝大部分是将千鹤井家的秘密彻底揭开之后飘然而去的柳光一的手记，开始和最后是石狩检察官的简单注释。这份侦破记录叫我兴奋异常，同时又使我恍然掩面。这份侦破记录，记录了一个狂人的罪恶，记录了这个狂人是如何害人，又是怎样被揭穿的。这是一份叫人感到恐怖的侦破记录。

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不加任何修饰地发表这份侦破记录。时至今日，石狩检察官也好，柳光一也好，恐怕都不会反对我发表这

份记录。至于那些装模作样满脸忧愁的道学先生，我从来就没有正视过他们……

但是，柳光一的手记也有刺痛我的地方。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我的行动，并且对我冷嘲热讽。这会让读者认为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傻瓜，说老实话这真叫我感到难为情。不过这也没关系，我确实不能望其项背。特别是在侦破这个案件的时候，在破案方针和手法上，我跟他是完全不同的。

我的开场白就写到这里。事件发生的时间是昭和二十一年八月下旬，地点是神奈川县三浦半岛H町附近的千鹤井家的别墅。那么，就请读者翻开这本书，从石狩弘之检察官写给我的信读起吧。

第二章 月夜之女鬼

(石狩弘之检察官的信)

高木彬光君，您把侦破发生在千鹤井家的杀人事件委托给我前往东京以后，已经过去三个月了。您走之后，这个杀人事件很快被侦破，千鹤井家的悲剧落下了帷幕。

我觉得至少有义务对您说明这个悲剧的真相。您的朋友柳光一君，为了戳穿那个可以被称为恶魔之化身的人物的阴谋，与之进行了殊死的搏斗。相信他的手记一定能给您留下难忘的印象。

临别之际您曾对我说，柳君的手记也许会成为世界侦探小说史上没有先例的新形式，这话被您说中了。但是，我希望您在读这些手记的时候，首先不是把它作为侦探小说的一种新形式，而是把它作为一个人的血与泪的记录来读。

说句不太礼貌的话，您在搞技术的人里边是一位罕见的富有同情味的人。我对您放下这个案件的侦破转身离开千鹤井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不禁产生了敬慕之情。我的一生都被埋在犯罪和

法律里，近三十年的检察官生涯，使我把人的所有行动都划分为两类，也就是非黑即白。在我眼里，中性的灰色是不存在的。四除以二，得数一定是二，除此以外的答案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就连我的法律界同行们都说我是法律魔鬼，还把我比喻为冰块。虽说身为检察官，但既然是人，谁都会有在执法时夹杂私情从轻处理的情况，而这种情况不一定就是对社会的背叛。但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如果让我再一次自我反省，哪怕发现自己只有一次与法律相悖的行为，我也一定会立刻毫不留恋地辞去我的检察官职务。

我成为这样一个人是有缘由的。三十年前，就在这个神奈川县三浦半岛H町附近的海水浴场，我正热烈地爱着一位美丽出众的少女。她那柔美的身姿，乌亮的头发，高高的鼻梁，充满了幻想的黑眼睛，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印记。正是因为那次恋爱没能够开花结果，所以我才孤身一人三十多年，成为法律的化身，像冰凉的枯木那样虚度光阴。

拆散我们的，只能说是冷酷的命运。在那个梦一般的幸福的夏天过去之后，她就永远离开了我。当我听到她结婚的消息时，我哭了。我诅咒命运，也诅咒她，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我甚至想过杀死她然后自杀。当那种极度的亢奋和懊恼的情绪过去以后，我感到无限的寂寞和绝望。后来我当上了检察官，这个职业对于我来说是无比神圣的。但是，失恋的打击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三十多年来，我就像一个苦行僧，没有碰过一个女人。

高木君，您能理解我接到调任神奈川县横滨地方检察院的调令时的心情吗？人哪，可能都有一个想逃避也逃避不了，最终总是要归来的魂之故乡。对于我来说，神奈川这边的海岸就是一块永远不